

百川學海

漁樵問答
選詩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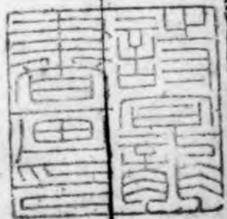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



漁者垂鈎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生干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故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

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
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
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
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
當人之一食則之魚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
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
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陸乎水與陸異其利一也
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
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

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
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
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
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
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
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
為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
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
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
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
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
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
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
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
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

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
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
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
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
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
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
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之耶曰
時然後言何以言之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
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大為不及
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折薪烹漁而食之既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
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
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
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
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
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
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
况於物乎

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
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
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於人手
况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
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
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入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
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利

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
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
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于有餘
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
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
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
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
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
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

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
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
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
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
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
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
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
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

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
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
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
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
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
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
袖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
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
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

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
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
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
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
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
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貴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
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

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觀我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之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

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乎天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者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

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寧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禁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

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達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食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

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為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生之際中則日月始周之際當未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一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高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

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
有勤稼穡而後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
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始何也曰始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
遇始通壯始遇壯陰始陽故稱始焉觀其始天地
心之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因有不昌故象言
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
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區則
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
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
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
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者
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
于是手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
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

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物一之物當兆物之物生者豈非人手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謂得之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

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特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自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

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
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
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言而可得言之是謂
妄言也吾又安能徒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
知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維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
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
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

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
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
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
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
至妙者地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
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
輒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特行
焉有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

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
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
否泰之道矣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
之道矣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
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
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
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
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人發乎目則謂之視脈

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魄發乎鼻則謂之臭膽
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
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
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
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全德之人曰也全德之人者
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
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
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
地子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

行則夜伏而晝見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形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

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第夫不夫婦不夫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特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

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乎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興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

好下必好之甚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之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蒿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

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善就利則遷利則害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與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殆好

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見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

選詩句圖

高氏似孫集

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龔晉齊沿宋凡茲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為圖詁略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祕悟其杜矣始昇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力諸壬午十一月二十

一日

漢

李陵

漢書曰陵字少卿為侍中
建章監降匈奴為右校王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劉休玄詩曰多涼
風起對酒長相思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朝

蘇武詩願君崇令
德隨時愛景老

蘇武

漢書曰武字不卿為移中監
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古詩願為雙鳴鶴奮翅
起高飛阮籍詩願為雙

飛鳥比異共翱翔建安中無名
詩中有雙飛鳥自名曰鴛鴦

馥馥我蘭芬芳聲良夜發

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曹植詩之子在萬里江
湖迴且深陸機詩遊子

聊天未還
期不可尋

班婕妤

五言歌錄曰成帝選婕妤居增舍
充寵感婕妤好居增舍

園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古詩從風入君懷
莫不嘆曹植詩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
長不開賤妾當何依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古詩歌行曰常恐秋
節至焜黃華葉衰

文常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

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曹植詩孤鴈飛南遊遇

臨前庭敷藪晨鴈翔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鮑昭詩夜移衡

漢落徘徊惟戶中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張載詩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詩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春鳩鳴飛棟流火炊激擣軒

曹植魏志曰植字子建善屬文封陳王

真闕出浮雲承露既繁太清廣雅曰托摩也繁與托同古字通顏延年詩流雲藹

青閣皎月鑒月宮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謝朓詩曉星正寥落晨光未復夾溝胃植詩圓景先未

滿象景繁以繁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盧湛詩下泉激列

朝遊北岸日止宿湘沚

秋蘭被長坡朱華冒綠池劉楨詩芙蓉散其華

沈澹淡青柳何依依謝靈運詩澤蘭漸被運芙蓉始發池陸機詩幽蘭盈通谷長秀枝高岑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詩佳會難載逢

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應瑒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屬後

士流離世故須有飄薄之歎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陸機詩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離鴈鳴俯聞蜻蚋吟謝靈運詩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壑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謝靈運詩散噴雲中馬舉朝自委相求涼弱水渭遠寒長沙渚盛

公綏鴈賦曰廣弱水之陰岸

應璩文章錄曰璩字依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

著作卒文章志日璩汝南人也

文章不經國笙篴無尺書新序孫叔敖日笙篴之囊簡書

閑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曹植詩謁帝承明廬遊將歸舊疆

劉楨魏志曰楨字公幹少有文章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季酒酣命羈氏出拜坐中比自侯

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成死翰作著文賦數十篇謝靈運詩中集詩序日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奇

清風淒已寒白露中庭
謝朓詩稍稍投早勁塗陰露晚晞楚辭日白露紛以塗
塗王逸曰塗塗原貌也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馬
陸機詩虞淵引絕景四時逝若飛

王象
魏志曰象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象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

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謝靈運詩中集詩序曰象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

自傷情多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亡規
護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呂氏春秋曰張儀壯士也

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輝

曲池楊素波列樹敷丹榮
列女傳津吏女曰水楊波兮香冥冥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阮籍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又詩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曠野徐悱詩登陴起遐望回首望長安鮑照詩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臚眺淮甸

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鞏洛山川貌離異顏延年詩山前登揚城路日夕望三川又詩却倚雲夢林

前瞻京臺圓詩眺詩灞淚望長安河陽詩京縣又詩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相沈約詩南瞻儲胥觀西

望相沈約詩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謝靈運詩顧太行心比眺邯鄲道盧諶詩北眺沙漠垂南

望舊京路

蒹葭蕭竟廣輝葭葦夾長流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

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郭璞曰方舟併西船也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

今日不極懽含情欲待誰

古樂府今日尚不樂當待何時

詩人樂美土雞客猶願留

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

晉

郭璞

臧榮緒晉書曰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修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記空參軍敦謀逆為

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鼯精也

臨源挹清波陵崗極舟美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鄒潤甫游仙詩潛頴隱九泉女蘿綠高松此亦遊仙詩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爾雅曰苕陵苕也

謝混

臧榮緒晉書曰混字叔源善屬文為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宋書曰射混丹陽西山人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陸機詩踰躅遵林清惠

風入秋懷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盧諶

徐廣晉書曰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才理顯宗微散騎常侍段末波受其才記以道險不

遣未沒死謫依石季龍并閔誅石氏謫隨閔軍過害

北眺沙漠垂南約王崔曰京路江淹詩飲馬出城

平陸引長流崗密樺茂樹

中原厲迅颺山河起雲霧

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院籍詩朱

妙詩申篤好精義貫幽蹟

傳咸王隱晉書曰咸字長虞北地人為司隸校尉

日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謝靈運詩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孫楚臧榮緒晉書曰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參軍為馮翊太守

晨風飄岐路寒雨被秋草李陵詩欲因晨風起送子以賤軀

孰能察此心鑿之以蒼昊

石崇臧榮緒晉書曰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蓋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

崇有奴曰錄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荀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蔡琰詩心吐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上二句云顧假飛鴻翼乘之以段征魏文帝喜霄賦曰思寄目於鴻寫

舉六朝而輕飛

朝華不足權甘與秋草并古詩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

潘正文章志曰正字正叔有清才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終乃出位太常仕

南山鬱岑峯洛川匪且急謝靈運詩河流有急瀾浮駘無緩

轍又詩邈而觸警急臨折阻參錯曹植詩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

豐豐孤獸騁嬰嬰思鳥吟阮籍詩走獸交橫飛鳥相隨翔

山澤紛紜餘林薄杳阡眠

陸機王隱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

王頴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為鎮所害

孟諸吞雲夢百二倅秦京又詩發軔高洛內驛馬大河陰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

王州又詩宛洛住遨遊春色滿皇又詩洞應張洛地滿湘帝子遊又詩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又詩二別

阻漢抵雙峭望河隩山詩東限琅琊臺西迳孟諸陸謝靈運詩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嶷顏延年詩振檄發吳州

秣馬陵楚山又詩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又詩三湘淪洞庭七澤謁荆牧又詩入河起陽峽

踐華因削成盧諶詩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江淹詩南關繞相相西嶽出魯陽表版詩長安

五陵朋泰地天下樞鮑照詩朝遊鴈門上暮還

樓煩宿謝靈運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鄴城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清露被皋蘭凝霜露野草

楚辭曰皋蘭被
徑兮斯露斯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詩肥詩誰能久京洛緇塵生
衣劉休玄詩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絙緇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遠林

又詩永嘆遵南
清思結南津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齊都賦曰
翠幄浮游

凝水結重閣積雪被長巖

猛獸憑林嘯玄猿臨山嘆

激楚竹蘭林回芳薄秀木

上林賦曰
激楚結風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鮑照詩未及橫西阻火山赫南
威潘岳詩南陸迎脩景朱明

送末岳山崔駰
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張載詩流波戀舊
浦行雲思故心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谷風拂脩薄油雲醫高岑

王僧達詩聿來
序暄輕雲出來岑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又詩零露垂鮮
澤朗月耀其輝

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

招搖西北指河漢東南傾

鮑照詩夜移河漢
落徘徊惟戶中

昭昭清漢輝粲粲先天步

謝靈運詩照灼爛
霄漢遙商起長津

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

江蘼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魏武帝詩蒲生我池中
葉何一離離劉楨詩磷

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
謝靈運詩微尚不及登

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湖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王讚詩師道久不
奏誰能宣我心

夏條集鮮藻寒水結衝波

文子曰夏
條可結

陸雲

王隱晉書曰雲字上龍少與兄機齊名
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出宰陵儀有惠政機被

收并收雲

通波激在渚悲風薄丘榛

楚辭曰朝發在渚淮南子注曰叢
木曰榛陸機詩頽巒倚高巖側

聽悲風響

特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何梁

劉休玄詩河廣川無梁山高路
雞越謝朓詩風雲有鳥路江漢限

無梁魏文帝詩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廣且且深欲濟無梁

傳玄

魏書曰玄采休奔北地
善屬文舉秀才至司隸校尉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織雲時髮髻溼露沾秋裳

曹植魏德論曰織雲不形陽光
赫戲劉楨詩皎月垂素光玄雲為

髮髻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王康琚古今詩英華曰晉王康琚爵星未詳

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陸機詩哀風中夜流孤戩更我前

惟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張華誠祭緒晉書曰華字茂先范陽人好文義傳覽鳥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遷司

空為趙王倫所害

蘭惠緣清渠繁華蔭者佳人不茲取此欲誰與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左思誠祭緒晉書曰思字太冲齊國人傳覽文史作三都賦微為秘書

左騁澄江湘右助定羌胡顏延年詩貌物觀青岸衍漾觀綠疇廣雅曰物

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眇動目貌

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

石泉漱瓊璫纖鱗亦浮沉陸機詩山溜何冷冷飛於泉漱鳴玉楚辭曰飲石

泉兮蔭松栢

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

殷仲文檀道濟晉陽秋曰仲文字季仲文陳郡人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妹夫玄

借立用為 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 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涼

夷籟警言幽律哀聲扣玄牝 大戴禮曰玄牝為杜溪谷為牝

阮籍 賦禁結晉書曰籍字嗣宗陳留人容貌儼傑志氣閑放 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闕厨袁先竹林名士傳曰籍步兵校尉闕厨

二妃遊江濱婉孌有芬芳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松柏鬻同岑飛鳥鳴相遇

鳴鴈飛南征鴟鳩發哀音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楚辭曰湛湛江水

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孟康漢書注曰江陵為南楚 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邐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 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東詩為見王子喬可以慰 我心謝靈運詩始憶安期

術得盡養生古詩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歐陽建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渤海人也為 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為西曉亂關中建每

匡正不從有隙及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 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聖石

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

不陟太守行險誰知斯路難

張載 誠榮緒晉書曰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并着并
着作佐即遷領着作稱疾告歸

白露中夜結木上落柯條森

弱草不重結芳蕤豈再馥

浮陽映翠林迴颺扇綠竹

飛雨朝灑蘭輕露細叢菊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江淹詩庭樹發紅彩閨草合碧
滋劉休玄詩堂上流塵生庭中
綠草滋古詩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

陽鳥收和響音寒蟬無餘音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駢羽駢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淒風起東谷有滄興南岑

論衡曰初出為雲繁雲為
駢羽又詩雲根臨入極雨足灑四溟
江淹詩有奔興春節愁霖母負
秋序

密葉日夜踈叢林森如束

左思詩綠
葉日夜黃

澤雉登壘雖寒猿條吟

王粲詩波流激清
響猿猿臨岸吟

潘岳

城榮緒晉書曰岳字安仁中牟人播蕙清艷司空大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世

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憾潘岳昔馬之以此不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歸矣山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時為小吏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川氣冒山山嶺驚馬湍激巖阿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曲日植詩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歸鴈映蘭漪游魚動圓波

謝淑源詩衰裳噴蘭汀徒依引芳柯李善曰此與詩同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司馬彪

城榮緒晉書曰彪字紹統拜散騎侍郎

卞和潛幽冥能證竒璞

茗茗倚桐樹寄生於南山嶽

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左思詩鬱鬱澗底松離

離山上苗何劭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相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行竹根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江淹詩蒼蒼山中柱團團霜露色

何劭

城榮緒晉書曰劭字敬宗陳國人善屬文篇章遷左僕射傳咸集曰何敬宗咸之從內凡也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

魏武帝詩道深未可得名正歷觀行

閑房末清風廣庭發暉素

右長歌行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襟陸機詩清露墜素

暉明月一何朗

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謝靈運詩俯濯石下泉仰看條上猿又詩金石抱飛泉

攀林擗葉卷

王讚臧榮者晉書曰讚字正長義陽人傳學有後

才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

張協

臧榮緒晉書曰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守道不競以屬諫自後為黃門侍郎記疾絕人事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郭泰機

傳成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索後門之士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傳成卷泰機詩曰負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右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寒却運速况復鴈南飛

劉琨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謀琨先辟之為從事

事中郎後段匹磾頌幽州牧謀求為匹磾別駕為匹磾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劉楨書曰
肅以素秋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曹摅

臧榮緒晉書曰摅字顯遠譙國人篤志好文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奐等寇掠城邑摅與戰軍敗

而退

密雲翳陽景霜霖潦庭除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

杜篤首陽山賦
曰長松落落

寒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

